

現代名著譯叢①⑦

論康德與黑格爾

Richard Kroner 著

關子尹譯



Richard Kroner 著 · 關子尹編譯

現代名著譯叢

論康德與黑格爾

現代名著譯叢

論康德與黑格爾

1985年12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200元

2001年5月初版第五刷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	者	Richard Kroner
編	譯	關子尹
發	行人	劉國瑞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話：23620308・27627429
發行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發行電話：26418661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57-08-0565-X (平裝)

<http://www.udngroup.com.tw/linkingp>

e-mail: linkingp@ms9.hinet.net

論康德與黑格爾 / Richard Kroner著 . 關子尹

編譯 . --初版 . --臺北市：聯經，1985年

面； 公分 . --（現代名著譯叢）

ISBN 957-08-0565-X（平裝）

〔2001年5月初版第五刷〕

I . 康德 (Kant, Immanuel, 1724-1804)-學術思想-哲學 II . 黑格爾 (Hegel, Georg, 1776-1831)
-學術思想-哲學 III . 哲學-德國

147.45

83003706

譯序

本書收錄了克隆納討論康德、黑格爾，乃至於德意志觀念論哲學之論著三種，合譯成篇。康德和黑格爾哲學於人類思想文化發展中所佔的重要性，此處不遑多說。這次翻譯工作之主要目的，一方面固然是希望借助克隆納豐富的學養提供讀者了解有關問題的一些便利；但是，更為重要的，乃是希望透過克氏敏銳的史識和綜合性的洞察力，為漢語讀者就這一重要思想階段提供一些反省與比較之層次境域。

本書第一部份是克隆納最為學界推重之兩冊鉅著 *Von Kant bis Hegel* 一書的「導言」部份，是書成於一九二一年，至今已有一三版面世，乃是有關德意志觀念論歷史之權威著述。然而此書至今尚無英文譯本。中譯者目下亦自忖沒有把此書完全譯出之意圖與心力，故只將該書之「導言」部份自德文原本譯出，以期讀者能窺見克隆納對整個德意志觀念論發展之基本了解和他整治這一歷史階段時所作的方法上的和反省性的考慮。

本書第二部份〔康德的世界觀〕，其實是克隆納於一九一四年於德國土冰根（Tübingen）發行的一本簡短而精闢的、有關康德哲學之小書。由於身在臺灣，一時之間找不到此書之德文原本，只好依英譯本轉譯（按：英譯本是沈宣仁先生提供的，特此致謝）；幸好所據之英譯本是經過克氏親身校

訂過的，據英譯者指出，此書第三章「道德主體論」甚至經過克氏自己據德語原本作過相當徹底的修改，所以這一英譯本子就更能代表成熟時的克隆納的哲學立場了。中譯者於翻譯這一個部份的過程中，一方面為求闡明一些竊以為較難懂的章節，一方面為求表明與克隆納不同之態度，所以寫下為數不少的「中譯註釋」，希望能對讀者有些微的幫助。

第三部份收錄的是「黑格爾哲學的發展」，這篇長文本非一獨立的論著。當黑格爾的早年神學著作英譯本（英譯本名為 *On Christianity: Early Theological Writings*, 由 T. M. Knox 編譯）於一九四八年出版時，克隆納除了參與小部份英譯工作之外，復以英文為該書寫成一篇介紹黑格爾哲學之全面發展的「導言」。這一篇「導言」觸及了許多和德意志觀念論有關的問題，是一篇可以獨立閱讀的文獻。「黑格爾哲學的發展」中譯之原譯稿是譯者於十一年以前便已完成的（本書首兩部份之翻譯工作卻是於最近才進行及完成的）。然而，這次刊出的稿子，是最近半年內，重行修纂以後的譯稿。十年人事幾許，十年以前從事此項翻譯時從來沒有想過要把稿子拿出來公諸於世，如今於修纂後決定刊出，亦屬許多偶然事件之結果也。原譯稿本來包括許多「譯註」的篇幅，但既為十年以前的個人意見，故除一二特殊個例以外，於是次刊印時，均全部刪除。而由於時間之限制，譯者又無法重新另作註解，謹向讀者致歉。又本書第三部份「黑格爾哲學的發展」之原譯稿曾於多年前先後給勞思光和劉述先二先生過閱，並獲多處指正，於此由衷致謝。特別地，勞先生乃是譯者年來這一連串平凡的工夫的肇始者和啓導者，對先生之感謝更非譯者於此足以完全表達的。

關子尹

一九八四年九月，於東海大學

作者簡介

克隆納 (Richard Jacob Kroner)，一八八四年三月八日生於當時德國東境 Silesia 區貝列斯留 (Breslau) 市。曾就讀於貝列斯留、柏林 (Berlin)、海德堡 (Heidelberg)、和弗萊堡 (Freiburg) 等大學，為新康德主義運動中的西南學派 (以海德堡和弗萊堡為主要聚集所在) 中的佼佼者。一九〇八年，克氏於弗萊堡大學取得博士學位 (Promotion)，一九一一年在同一大學獲得教授資格 (Habilitation)。一九一二年成為弗萊堡大學 Privat-Dozent，開始為時數拾年的教學生涯。一九二四年被呼召為德里斯敦 (Dresden) 工學院哲學教授，一九二九年轉移教席於基爾大學 (Kiel) 至一九三四年而止。此後不久，克氏離開德國，一九三八年執教於英國牛津大學 (Oxford)，翌年往蘇格蘭聖安德魯斯大學 (St. Andrews) 發表有名的吉爾福特系列演講 (Gifford Lectures)。一九四〇年，克氏移民美國定居，先後在耶魯大學 (Yale, 1940-41)、紐約聯合神學院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1941-51, 1954-1955)、天普大學 (Temple University, 1944-56)、德州大學 (Texas, 1961-62)、和費城的路德神學院 (Lutheran Theological Seminary) 等校任教。克氏於一九七四年逝世。

克氏畢生著述甚豐，由於資料不全，現只將其主要者表

列如下：

- 1911/12 *Zur Kritik des philosophischen Monismus*
(Logos, II, 1911/12, pp. 206-229)
- 1914 *Kants Weltanschauung*
- 1921 *Von Kant bis Hegel, Band 1.*
- 1924 *Von Kant bis Hegel, Band 2.*
- 1928 *Die Selbstverwicklichung des Geistes*
- 1943 *Primacy of Faith* (Gifford Lectures)
- 1943 "How do we know God?"
- 1948 "Hegel's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 In-
troduction to Hegel: *On Christianity:
Early Theological Writings* (tran. and
ed. by T.M. Knox)
- 1951 *Culture and Faith.*

目錄

譯序	i
作者簡介	iii
第一編 〔從康德到黑格爾〕 導言	3
第二編 康德的世界觀	
英譯者前言	John E. Smith 45
導言	51
第一章 道德意志論	55
第二章 道德二元論	75
第三章 道德主體論	107
第四章 道德現象論	137
第五章 實踐之優越地位	155
第三編 黑格爾哲學的發展	
第一章 嘗試的年代	167
一 民族宗教的理想	169
二 康德的影響	171
第二章 創見的年代	177
一 愛的汎神論	180

二	一個系統的殘篇·····	182
第三章	浪漫主義·····	185
一	黑格爾與謝林·····	192
二	黑格爾對謝林的批判·····	195
三	謝林與費希特的揉合·····	198
第四章	黑格爾的第一個哲學系統·····	203
一	邏輯學與心靈·····	210
二	絕對心靈·····	212
三	信仰與知識·····	213
四	自然律·····	216
第五章	浪漫主義的理性化·····	223
一	思辨與歷史·····	226
二	無產者的模式·····	229
三	不快樂的意識·····	231
四	理性與天啓·····	233
第六章	最終的系統·····	239
一	邏輯學·····	240
二	百科全書·····	245
三	法理哲學·····	248

第一編

[從康德到黑格爾] 導言

一 「德意志觀念論」這一階段的一般特性

從康德到黑格爾這一個德意志觀念論的發展，如果以〔純粹理性之批判〕出版的一年算作起點，而以黑格爾最後的偉大著作〔法理哲學〕算作終點的話，基本上發生於一七八一年至一八二一年這段時間中。在這短短四十年的光景裏，一個人類歷史中前所未有的精神運動展現了。唯一稍為可以援引以為比較的，是希臘哲學的發展，然而後者盤佔著一遠為漫長的時段，而亦不如德意志觀念論一般密集地產生出如此多的偉大的系統。尤其是一八〇〇年前後，一個復一個龐大的系統，以令人目眩心攝的速度被鋪陳出來，一件又一件的創作的面世，似乎將要結集起來締造出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時刻。這一發展雖然迅速異常，但是其中潛伏著一股巨大的力量，而這些思想家正是藉著這一股力量去處理和解決他們的問題。這一股力量潛伏著經歷過了基督教世界（Christentum）瀰漫著末世學的（eschatologisch）希望這一階段；真理展現的日子除非馬上來臨，不然將永遠無法實現；這日子近了，我們受到了召喚，要把這日子引導出來^①。康德作為一個奠定這一運動的人便滿懷著一種想法，認為他已一了百了地替人類把歷來最炙手可熱的理論問題回答了。康德於

〔純粹理性之批判〕中說：「唯一仍然可行的，乃是批判的途徑。假如讀者樂意而有耐心地願意與我同行此一道途，而且願意致力於把這一條蹊徑開闢為一康莊大道的話，則他可以自己作判斷，看看那一以往許多世紀都無法完成的，豈不可以於這一世紀結束以前達成：即是使人類底理性一直以來渴求而卻一直徒然的得到完全的滿足。」（B 884）這一種高傲的語調貫一地響徹了整個德意志觀念論之發展，無論個別的思想家對具體的問題於實質上採取那一立場，也無視乎他們個別地就理性對世界知識上之獲得一問題賦與理性以較多的或較少的認定。這一種高亢的語調重新表現於費希特、謝林，乃至黑格爾的哲學裏。一七九四年，費希特完結有關〔知識學〕（Wissenschaftslehre）的課程以後，作了題名為「論人類之尊嚴」（Über die Würde des Menschen）的一篇簡短的總結談話。這一篇談話印行時，卷首註明要把該談話「當作一項研究底神往感覺的流露，用來獻給他的許多贊助者與學問上的朋友，以紀念作者與他們爲了追尋真理而坐以論道中所一同經歷過的許多酣熱的時刻」。在這一談話中，許多措辭都令人感受到一個偉大的時代之開啓所引起的震撼。費希特說：「偉人（Der höhere Mensch）以巨大的魄力把他底時代提拔到人類文明的一較高的層面，在回首視察時，人類會驚訝於她所踰越了的鴻溝；偉人展開他的巨靈雙臂，自人類文明的典藏中（aus dem Jahrbuche des Menschengeschlechtes），把一切他所能碰觸到的，都抽取出來。」②

我們只須閱讀謝林的第一批著作，就足以感受到刻劃這一年代的、富於先知式的信念的熾熱氣息。謝林的這些著作中的每一頁都響徹著一種信念——世間上已經顯現了新的福音了（ein neues Evangelium）。他說道：「我們並不要抱

怨，而是要慶幸，慶幸我們終於置身於一岔路之前，而這裏分歧 (Trennung) 是無可避免的，也慶幸我們已經探索了吾人底精神之奧秘，仗著這精神，那有理的 (der Gerechte) 自動地卓立，而那無理的 (der Ungerechte) 正因為它缺乏法度之故，它在法度 (Gerechtigkeit) 面前將自動地顫抖……」(I, 341)。衆所週知，黑格爾於海德堡大學就職演講中曾經說：「哲學的首要條件乃是真理之勇氣和對精神底力量之信念。因為人類本身即就是精神，人類乃可以而且應該自許為配得上稱為最尊崇的，只怕人類會把他自己底精神之浩瀚與力量構想得不夠偉大；在這一信念之下，沒有東西能夠頑固到不為此信念而展列其自身之地步。宇宙底潛隱封閉的本質實在沒有力量足以抗拒認知之勇氣；在勇氣面前，宇宙之本質必須開啓其自身，把它底豐盈的財富與它底玄秘展列於認知的眼前，供認知享用」^③。這些哲人底個人的自我意識是寬宏的，但卻不是驕矜的，這寬宏的自我意識契應著他們底工作成果所表現的魄力，而且符合於他們優秀而偉大的創造。他們感覺到他們好像屬於那難得被選中的一羣，而世界精神對他們這一羣人說話時，較諸對一般羣衆更為大聲，更為清晰。他們被一股巨大的精神性的激情浪潮 (große Welle geistiger Leidenschaft) 所超拔。「這曾是一美好的時代」，年老的謝林便這樣回憶說，「在這一時代裏，這些哲學 (指他早期的哲學) 萌生了，在其中，經過了康德和費希特的栽育，人類的精神抗拒著一切 (固然的) 存有 (gegen alles Sein) 把自身解放於實在的自由之中，並且理直氣壯地提出訊問：它不問『什麼是』 (was ist)，而是問『能夠是什麼』 (was kann sein)；而此中，歌德 (Goethe) 正被視作為藝術完美性的一燦爛奪目的崇高典範」(N. III, 89)。謝林滿胸憂戚地回顧這一時代時，默默地，或許坦白

承認地說，他自己的表達天才似乎已經隨著那千載一時的魔力 (Zauber jener Weltminute) 一起消逝了。我們枉然在查詢，是那一些力量 (Gewalten) 把精神釋放？這一精神時刻的奇蹟是如何產生的？這些詢問，似乎已枉屬徒然。我們所唯一能造的，只是把它 (指奇蹟) 尊崇而且肅穆地 (mit Ehrfurcht und Ernst) 容受；把我們的心胸敞開和把我們的感觸變得更敏銳，藉以體會和景仰那些已經顯現了的壯美 (das Erhabene) 與玄秘^④。

這一短暫而偉大的時代所遺下的觀念將會一直活著，並將在每一個精神在掙扎的當下再次活現。它所一度策動出來的浪潮被承繼下來 (ist verebbt)。這一片段的精神歷史與歷史的其他段落不同之處，在於其開始與終結都同樣清晰明確且無疑問地可以被加以界定。我們無需要一歷史分判者去把這一段發展之整體自歷史的洪流中提舉出來加以界限：因為這一階段是渾然天成地 (es rundet sich in sich selbst) 於歷史開展過程中油然地自己把自己裁割出來的。我們不必問事情之開始。即使我們憨莽以至於把康德與其前導的思想的關聯性攫奪，即使我們要據理指稱康德乃他底時代的，亦即啓蒙運動這一世代的子裔，甚至指稱康德自己廣義而言也是一啓蒙主義思想家的話，則 (我們亦得承認) 康德著實崢嶸突兀地遠邁於他底前後遠近的世代，而康德所促成的大轉捩 (Wendung, 指所謂的哥白尼式扭轉, Kopernikanische Wendung) 之影響也委實太深刻和太富於革命性，以至我們委實不可能忽視或認真地懷疑他底哲學的劃時代的意義 (epochemachende Bedeutung)。這一「精神」發展歷程的終結已經具載於文獻了，雖然確實地說，即使在今天，偉大的思想家的星宿 (Sternbild) 仍然強有力地照耀著吾人的科學研究，而且它的整體或許將來會更有力地影響與左右我們

的研究。黑格爾畢竟是一項終結；他對這一時代的文化內容作了最概括性的和最終極性的哲學表述，因此也結束了一個時代。〔法理哲學〕序言中，黑格爾說：「當哲學以灰色塗漆於其灰色之上時，生命的一形態已然老去，透過其灰色之上的灰色，它（指形態）無以回復它底青春，而只可被體察；閔尼瓦女神的貓頭鷹只於暮色低垂之際方展翅翱翔。」（Wenn die Philosophie ihr Grau in Grau malt, dann ist eine Gestalt des Lebens alt geworden und mit Grau in Grau läßt sie sich nicht verjüngen, sondern nur erkennen; die Eule der Minerva beginnt erst mit der einbrechenden Dämmerung ihren Flug.）（VII, 20-21,）以後我們將要指出，在那一深刻的意義下我們可有理由把黑格爾稱爲一個終結。發展的衝動，到黑格爾已經窮盡，登極之舉已經完成了。要踰越黑格爾已不再成爲可能。康德所推動的思想運動所闡出的方向再不容許進一步的馳越了；事情已經發展到了非要停止不可的地步了。文德爾班（W. Windelband）曾一度說過：「了解康德就是要越過康德」（Kant verstehen heißt über ihn hinausgehen），而我們乃可以相應地說：了解黑格爾就是要洞悉到我們絕對不可以再越過黑格爾。假如還有所謂「後黑格爾」（Nach-Hegel）這回事的話，則我們必須作一嶄新的開端。因此，那被黑格爾驅策臻於一極頂的思想之所以不禁於孤獨而下跌，那一度把它拔昇的那驕人的、果敢的和巨大的（titanisch）活力之所以猝然中歇，實非事出偶然，而是早內在地根種於精神之深處。因此，這一發展階段獨特的歷程與內容自身證明了我們的態度，讓我們能合理地把這一發展段落視爲一整體，視爲一內部自身關聯的，只能自內體會（aus sich heraus verständlichen），而不克踰出以作比照（nicht über sich hinauswei-